

今年的春节在1月29日,按中国的传统农历算,是在立春之前。另外一个说法,讲今年的春节没有年三十,只有农历的二十九。其实老百姓一般不会这么刻板地抠字眼。没有年三十,二十九就当除夕。这之前的两三天,恰好我在贵州参加网信办全省性的年会,惠水县的好花红书院就留我多住一天。他们说:“叶老师,近十几年来,你时常回贵州,但是冬天来得少,春节期间来得更多,今年我们欢迎你来和布依族老乡一起过个年,围炉煮茶迎春天。省里面好几位退下来的领导,都会过来和你一起按照我们布依族的传统,骑红马,喝米酒,打粑粑,品尝新鲜的年猪,吃上一顿年夜饭。”我自然很愿意和他们一起在好花红书院的院坝里参加这一活动。

我欣然答应下来,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去年的元旦、春节,我也是在贵州的山乡里度过的。元旦是走进了大雪包裹如冰雪世界的梵净山;而春节呢,则是既参加了高坡苗乡的斗牛,又去了插队落户当知青10年的砂锅寨,和老少乡亲们在一起,围炉煮茶共话昨天和今天。今年的春节在惠水好花红书院过,恰好亲身体验一下今天的布依人是如何过节的,拿来和去年苗家寨上的节日作一点

普罗旺斯「最好」的地方

法国的普罗旺斯是旅游胜地,那里有一个被称为“普罗旺斯最好的地方”,就是水城艾克斯。

艾克斯的原意由拉丁文“水”演变而来,进入市区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城市之门”广场喷泉,正好呼应古城名字。公元前122年,罗马将军发现了这里的泉水能治病,于是,这座城市被叫做“水城”,目前市内还分布着近百处喷泉。

艾克斯具有典型的地中海式气候,冬温夏凉,滋润而不潮湿。因此,当年许多贵族都居住于此。加之当地的薰衣草和葡萄酒闻名于世,所以,品一口美味的葡萄酒,幻想在紫色薰衣草摇曳中留下甜甜滋滋的回味,不仅是莫泊桑的期待。现在,每年大量游客前来,数量甚至远超艾克斯本地居民,古城的魅力可见一斑。

米哈波林荫大道是游人必到之处。修建于1650年的米哈波林荫大道,东起荷内内喷泉,西至布满雕塑的“城市之门”大喷泉,它有一个鲜明的特色是街宽与两边建筑的高度正好相等,据说这是按照达·芬奇的美学理论设计的。大道将艾克斯一分为二,南部的街道比较规整,当地法院就坐落在此。北侧街道显得“随便”了许多,甚至七拐八弯。但也正是这样,走在小巷里,别有一番情趣,也给人一种幽深的感觉。

坐落在大道北侧的“两兄弟”咖啡馆是不少游客心驰神往的地方。“两兄弟”开张于1792年,已有两百多年历史,这里一直是著名的艺术家和文人相聚的场所,据说塞尚、梵高、莫奈、毕加索、夏卡尔,美国作家费兹杰罗、英国作家劳伦斯、赫胥黎以及德国哲学家尼采等都曾来此小憩,因而也成为众多文化人心仪之处。

我们选择在咖啡馆一角坐下,要了一杯价格不菲的法式咖啡。上午十点多,正是享受阳光的好时候。对面是一群年轻人,他们似乎讨论着什么,忽而慷慨激昂,忽而又轻轻一笑,表情轻松而愉悦,从容而自信。他们应该是大学生吧?

艾克斯有个雅号“大学城”,市区面积不大,却有四五所大学,学生来自世界各地。我们面前坐着的年轻人中不知道将来会不会产生大师级文化名人,但我敢肯定的是,在文化的荒漠里是不可能产生大师的。

呷一口略带苦味的咖啡,体验着一种文化,回味的是一段历史。历史上那么多文化名人驻足于此,他们的笔下诞生出一幅幅、一部部杰作,这块土地是否有着不同的吸引力?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城市是历史形成的,它是建筑精华的集结,也是漫长社会文化的荟萃。因此,当每一座建筑、每一条街道延续着完整的文脉,这座城市才具有生命力和灵魂。若把古城(镇)推倒重建,实际上割断了城镇的历史文脉,因而尽管新的建筑富丽堂皇,新的城市光彩夺目,但那只是缺少丰厚文化的钢筋水泥,同时,也折射出某些人的浅薄与无知。

导游告诉我,艾克斯居民中很多是贵族的后代。有人将贵族精神概括为文化的教养、社会的担当、自由的灵魂,这种概括准确与否姑且不论,我认为,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缺少起码的尊重与敬畏,是很难得到别人的认可与尊重的,而自身当然也就无高贵可言。

高贵是什么?高贵可能就是路边一块不起眼的石头,或是那历经百年风雨的斑驳建筑,高贵更是根植于内心的民族自豪与骄傲,是自信与从容。而此刻,高贵就是临街而坐的老者,面前放着半杯咖啡,面对行人露出和善的微笑。

围炉煮茶迎春天

叶辛

对比。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这样的机会,也是难逢难遇的!

围炉煮茶迎春天,这是多么好的布依族农家风情,这是多么欢乐的喜庆场面,这是笑声不绝、歌声此起彼伏的热烈喧哗的堂屋厢房美景。至爱亲朋,老友新交,人人的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由于或多或少喝了点米酒,又加兴奋和亢奋,每一个人的脸色都映得红彤彤的。

到哪里去找这么欢欣鼓舞的地方啊!我留神地观察到,火塘中燃烧得通红的木炭,和当年直接燃烧气味浓烈的煤炭不一样,这是加工过的没有异味的生态炭。铁架子吊起的鼎罐里的茶水,烧得咕咕作响,茶香弥漫在布依木楼中,充满了温馨和温暖如春的气息。天气预报虽然报了黔南惠水县很少有的零度,可所有的参加者都已经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

是啊,这是美丽的涟江边早来的春天的气息。这是惠水县暖风扑面的春天的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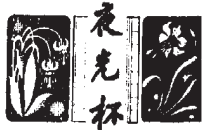
带着美好的心愿和充满了希冀的憧憬举行的围炉煮茶迎春天的活动,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愈加令人欣喜令人鼓舞的2025之春。

围炉煮茶迎春天,这是多么好的布依族农家风情,这是多么欢乐的喜庆场面,这是笑声不绝、歌声此起彼伏的热烈喧哗的堂屋厢房美景。至爱亲朋,老友新交,人人的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由于或多或少喝了点米酒,又加兴奋和亢奋,每一个人的脸色都映得红彤彤的。

到哪里去找这么欢欣鼓舞的地方啊!我留神地观察到,火塘中燃烧得通红的木炭,和当年直接燃烧气味浓烈的煤炭不一样,这是加工过的没有异味的生态炭。铁架子吊起的鼎罐里的茶水,烧得咕咕作响,茶香弥漫在布依木楼中,充满了温馨和温暖如春的气息。天气预报虽然报了黔南惠水县很少有的零度,可所有的参加者都已经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

是啊,这是美丽的涟江边早来的春天的气息。这是惠水县暖风扑面的春天的气息。

带着美好的心愿和充满了希冀的憧憬举行的围炉煮茶迎春天的活动,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愈加令人欣喜令人鼓舞的2025之春。



《新唐书·杨绾传》中描述杨绾好学的文字,有“独处一室,左图右史”的名句。这句话把“图”与“史”并列,客观上说明了图片与文字的辩证关系。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读书成了读文字的代名词。文被推崇备至,而图则处于从属的地位。在古代,似乎并不完全是这样。古籍《山海经》中,每隔几段文字都要配上一幅插图。这些插图多是神兽或山川河流的模样。古人认为“口说无凭”,往往“有图为证”,视觉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金庸写武侠小说,为增强故事的画面感和戏剧性,也习惯于使用插图来助兴。1968年前后,内地中学生中间传阅着分拆装订的《射雕英雄传》。其中有幅单页黑白插图,讲某习武者蹲上柳树,向背后

发力,借柳树的韧性箭一般穿过河面,似乎很有些物理学上的道理,颇具传奇色彩。

鲁迅作《连环画谈》一文,提到以前民间曾有名为《智灯难字》或《日用杂字》的图画书。他说,这些书是“一字一图”。其样子,应该与今天孩子们用的识字卡差不多。至于清末民初的《二十四孝图》,鲁迅认为是“因中国文字太难,只得用图画来济文字之穷的产物”。——恐怖的故事有悖人性,普通人或小孩子觉悟不够高,未必能够接受。于是,就有人画一少年躺在冰上以彰显孝道。这种编排方式,愚弄人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以上种种,说明一个问题:图片不是文字敌人,而是互为帮衬的兄弟或伴侣。上世纪九十年代,各类报刊大量使用精美图片,写字的人随即惊呼“图片时代”来临,俨然有大难临头的恐惧。现在,小视频时代来了,人类的眼球有了新的着陆点,剪辑和小剧本成为显学。只是,小视频之后,又会流行些什么新的东西呢?我的内心充满期待。

在温饱 and 求生面前如梦幻泡影一样飘浮天际遥不可及。尽管所有的职场生涯里没有一刻脱离过昔日文字功底的助阵,却再也写不出一段属于文学的句子。那些只为生计远离文学的十多年,失魂落魄了许多年,自己丢掉了自己许多年。即将步入不惑之年的那个春天,在下南路送女儿上幼儿园的一个早晨,做梦般从她一串晶莹的泪珠里撞见了自己。那一天,春风既来,花自盛开

无论我们经历了多么漫长的寒冬,春风一来,必有一些花会盛放。于我而言,天津人民出版社几位编辑去年秋天专程赶来上海看望一些作者时,欣喜地告诉我:“你散文集的选题已经通过报批审核,明年春天之后将会出版”。这个喜讯,如同怒放的繁花,不只让我从一个秋天欢喜到一个春天,更是我三十余年生命旅程里盛大的盼望。

怎能忘记,自己十一二岁在湖北一座深山里读小学时,点着煤油灯夜读鲁迅时所遇见的巨大颤栗。那些日子,不谙世事的乡下少年不明就里地确立了此生的梦想:成为像鲁迅那样优秀的作家,要出版属于自己的书。尽管那时不懂“作家”二字的内涵与责任,不了解鲁迅那样的人对世界的影响与价值,那些百年之前的历史和时空之外的文字,对少年心灵的震撼大如惊雷又无人察觉。

那是一颗阅读的种子、思想的嫩芽在一个陌生心灵深处轰隆隆地种植。从而在此后的人生旅程中,摧枯拉朽地催化着一个灵魂如饥似渴地阅读国内外无数名家的作品,弱冠之年甚至长期陷入苦行僧式的自我精神拷问,痴狂地叫嚣为文学而生。文字就那样在一个青年的灵魂里匆忙地野蛮疯长。步入社会成为媒体记者,而后辗转到上海步入了商界。那些以字为舟的青春背影,

正月初一,乡间散步、探幽,来到老母亲种的菜园。菜园里种有大小白菜、红菜薹、油菜、大蒜苗等,品种相当丰富;还栽有茶树、绿萼白花,露珠盈翠,凌寒留香。发芽、怒放、纳新,似乎寓示着春的脚步正款款走来。倏忽间,那些远去的依稀记忆,正如白菜上稚嫩的叶,盛满了青翠……

过年,休闲放松的方式很多。品一杯清茶,捧一卷诗书,围炉烤火,看乡下的炊烟袅袅升起;或踱步菜园,呼吸新鲜空气,与大自然对话,洗却若干年来穿梭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堆积的疲惫。莫在人间话短长,闲听清风抚叶声。

张荣兵

可以劳动,把阳台上的花草整理一新。花花草草或挺拔或丰满,或轻盈或柔顺,刚柔相济,相互辉映。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施点水分就怒放,给点阳光就灿烂。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斯是陋室,唯吾德馨。一茶一书一知己,满屋花香意盎然。事能知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

读书。书读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表现在气质上,在谈吐里,在胸襟的无涯,在三观的演变。当然也可能显露在处世态度,以及对精神价值和行为方式的文字体验里。读高质量的经典书籍,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杨绛先生说过,读书的意义不在于取得多大的成就,而在于从书籍中得到内在的力量。书籍中的精华不仅可以帮助人提升智慧,还能够塑造出个体独有的人生格局,增强内在的精神力量和信仰。读书能够带给人精神寄托,让人在人生的沉浮中领悟到自己需要追求的人生价值。同时,读书也能够提高个体的思考能力,让人在面临挑战时更具应变能力。深以为然。

冯磊

文与图

祝福 华亭人 篆刻

祝福

祝福

祝福

祝福

祝福

祝福

祝福

祝福

你肯定想不到,我的徒弟不是别人,正是我的丈母娘。丈母娘怎么会成为女婿的徒弟?这说起来有点儿的有趣。

丈母娘是个勤快的人。自2022年起长住我家,她常常习惯性到灶台,寻思弄点好吃的,尤其是做她江西老家特色的美味佳肴犒劳我们。自然,经年的功夫,炒米粉、蒸扣肉啥的样样得心应手。而煮饭却是她的软档,我老家那么好的金丰大米,她煮出来从来没有香喷喷的感觉。有一次吃饭时,我告诉丈母娘煮饭的水放得不对。对我的厨艺一无所知的丈母娘不屑地说:“你煮出来给我看看。”我说:“行,我煮得好你就叫我师父。”一脸不信的丈母娘随口应承道:“行,我叫你师父”。

饭煮好了。打开电饭煲的刹那,一股香气扑面而来。装在碗里,米粒亮晶晶的,口感柔润,吃着香甜。我趁机说:“妈,你是不是该叫我师父了?”低着头似作沉思状的丈母娘不情不愿地拖声说道:“好,我叫你师父。”“那你叫一声啊”,我说。“师父”,对面,一声闷闷的声音隐隐传来。

看到这里,有些读者可能觉得我有点过分。确实,按常理,丈母娘叫女婿“师父”是匪夷所思之事。在一个家庭中,婆媳关系、丈母娘和女婿的关系是紧密、复杂、不容易处好的特殊关系,它既有亲情问题,又有代沟问题,更有角度问题。所谓“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喜欢”,更是在理论或想象层面,现实中,很少。怎样和丈母娘建立一种新颖的朝夕相处的和谐关系,一直是我思考的问题。终于,在偶然之中,我找到了。

自此以后,我有意无意地会做几个菜,红烧蹄髈、干煎带鱼、葱烧海参、虾子蒸蛋啥的,尤其是蛋炒饭,大家吃得赞不绝口。蛋炒饭可不容易做,首先要饭煮得好。很多人是把饭放冰箱冷藏后才拿出来炒,而我是把刚煮好的饭拿来就炒。然后是金包银呢还是银包金?鸡蛋放几个?放哪些配料(青豆、笋片、火腿等)炒?都是极讲究之事。不吹嘘地讲,有的饭店的蛋炒饭都不如我做得好吃。

慢慢地,丈母娘对我有了更多的了解,也知道了我的一些厉害之处,“师父”叫得越来越顺口。但她心里依然放不下面子,每当有客人来,被问为什么要叫我“师父”时,她总是说“是他要我叫的”。这时我就会说,这是你答应我的事。再说了,我的饭是不是比你煮得好?丈母娘面对事实,只能说“是”。这时,我又循循善诱地说:“妈,您是世界上唯一叫女婿‘师父’的人,您开创了个世界第一”。听到这话,丈母娘瞄我一眼,一副不屑的样子。

过些时日,丈母娘开始主动叫我“师父”。饭点了,叫我“师父,吃饭啦”;来了快递,给我视频“师父,你的快递到了”,她想做什么,会问“师父,这样好不好?”这时,我总会趁机表扬丈母娘做得好。人嘛,得到肯定就会有积极性,即使是80多岁的丈母娘,也总想在我们面前发挥她热情与能力,想得到年轻人的认可与鼓励。作为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又没读过多少书,她也有很多压力,比如怕你看不上她。因此,以前家里常常会因为丈母娘等施展“权威”而鸡犬不宁,亲情由此成为负担。我创立的独特的师徒关系,让我们找到了一种全新的相处和交流方式,家庭因此笑声朗朗、和睦融融。

现在,丈母娘经常一边主动在客人面前叫着“师父”,一边自豪地说,“我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叫女婿‘师父’的人”。这就对了嘛!孔老夫子不是早就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者表示要来上海拜师……这都是我一个寂静的写作者不曾预料的生命回响,惊讶又幸福。

当时间来到蛇年春天,又欣喜地看到,几个月前发表的散文《生命里的“中轴线”》成为某省高三语文联考试卷的阅读题。我不禁暗自咧嘴笑了,五年后再度走进试卷,上苍仿佛为我这五年的写作之旅特意留下了一个芬芳的路标,这殷善待一个在世界角落孤单前行的写作者啊!

在上海这些年的写作,每一篇文章都像一朵不可预知的野花,散落扎根在暴雨烈日与清风明月的路旁。偶一回望,那不正是那个乡下少年曾经种植的斑斓梦想吗?这些文字的生命都起源于一片煤油灯照亮的旷野,在三十年的春夏秋冬里暗暗滋长,又在近五年的黄浦江畔凝聚成章,飞纵八方,最后统统都走进2025年的一部书中,一切都来得颇显因果又道法自然。

对于一个以写作为修行的人来说,春风既来,花自盛开,既从容面对每一片荆棘,也不错过每一朵花开。

心中有爱,人随春好,事随心愿,每个人都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请看明日日本栏。

人随春好

责编:蔡瑾 郭影

我的徒弟

杨玉成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我的